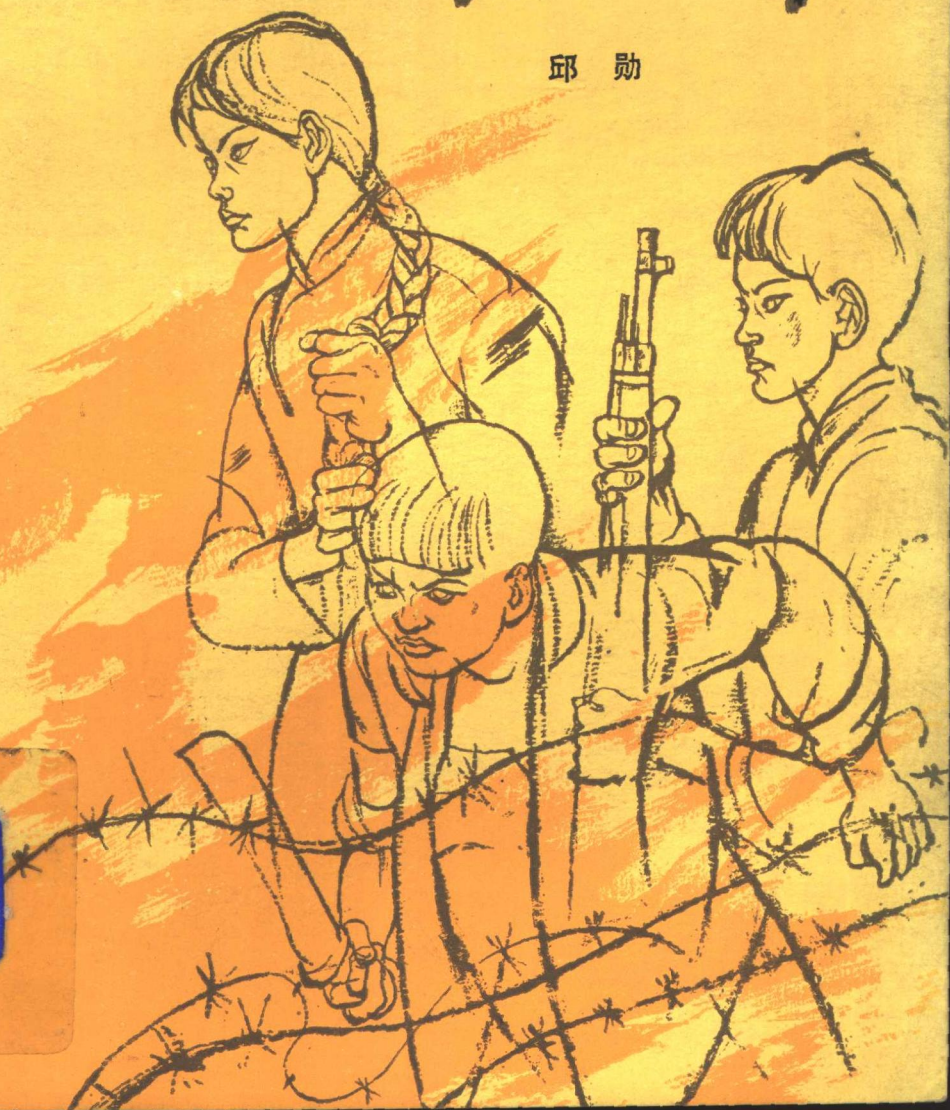


FENGHUO SANSHAONIAN

烽火三少年

邱 勋



第 3 卷



第 3 卷

第 3 卷



烽火少年

邱 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红年
插图：张红年
责任编辑：武广久

烽火三少年

邱勋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168 1/32 10.25印张 191千字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定价1.0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区。

十四岁的贫农女儿冬梅，不顾个人安危，从敌人严密封锁的战场上，救出了身负重伤的八路军女战士陈虹。由于她和弟弟、奶奶以及村里地下党的巧妙掩护和精心治疗，帮助陈虹养好了伤，找到了上级，重新组织起抗日武装。

作品比较深刻、生动地展示了沂蒙山区抗日战争的风貌，歌颂了沂蒙山区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故事生动、曲折、感人。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革命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培养……党号召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在战斗里锻炼成长，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 and 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还有少年儿童武装组织：少共国际师、工农红军少年先锋队、少年铁血队等。在

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有秘密工作的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还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革命的少年儿童，在革命洪流里，沐浴着党的阳光，步伐豪迈，歌声嘹亮，斗志昂扬。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努力掌握革命本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革命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有的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为壮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代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伟大精神，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永远是广大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

这套丛书里，有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几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目 次

第 一 章	柳泉峪.....	1
第 二 章	第一场霜冻.....	20
第 三 章	小小的“团瓢”.....	35
第 四 章	夜半枪声.....	61
第 五 章	采药.....	74
第 六 章	蛀虫.....	98
第 七 章	山洞.....	114
第 八 章	夜深沉.....	126
第 九 章	半碗水饺.....	141
第 十 章	雪花飘飘.....	160
第十一章	官亭年集.....	185
第十二章	年节.....	202
第十三章	卞桃花献计.....	223
第十四章	愤怒的剪刀.....	235
第十五章	毒辣的“竭泽取鱼”.....	247
第十六章	解运途中.....	259
第十七章	悄然隐退的晨星.....	271
第十八章	一杆小马枪.....	291
第十九章	春到沂蒙.....	304
尾声		317

第一章 柳 泉 峪

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

全庄百把户人家，稀拉拉地占了多半条山峪。除了地主潘兰田家的青砖大院以外，穷人家一色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①，有的连房顶也不苫草、不挂瓦，铺一层平光光的薄石板。房前屋后，石缝里钻出来酸枣、刺槐和山松棵子，把那一间间低矮的石屋遮住了。

村东石崖下有个山泉，名叫柳泉。说来也怪，碰上雨季，连下七、八天大雨，青石崮顶上山洪老牛一样吼着滚下来，干河套里大水几尺深，磨盘大的石头，能一口气冲到十八里以外的官亭镇上。可这山泉，泉水照样不见长、不发浑，清亮清亮的，还跟那小孩子眼睛一样，天上的云朵儿映在水皮上看得清清楚楚。要是碰上旱天，黄土晒得冒烟，石板晒得裂缝，合抱粗的大树晒得软叮当象抽去了筋骨，一根火柴能把满山石头点得着火冒烟。可这山泉，照样一星点儿不见少，人们提上一瓦罐水来，水皮摇晃一下，“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泉水就又涨到石壁那原来的

① 一种极为简陋的圆顶小屋。

水印印上，把那墨绿墨绿的青苔罩住了。

老人们说，这是青石崮一道地脉，沂河水一支源头。别看泉子不大，可直通到一百二十里外滔滔奔流的沂河。说是泉子里撒条小鱼秧，在它尾巴上扎条红绸带，过它一年半载，小鱼秧就能穿过大山底下的石劈缝游进沂河。可那红绸带，早就化到鱼鳞里去，那鱼就金翅金鳞，红光闪闪，长得有半截扁担一般粗大，小孩子抱不动了。

不用说，山庄就因为有这个泉子，才起名叫柳泉峪。

这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村东头山神庙后面一扇野荆条栅栏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来。这人名叫石太平，是个庄稼汉，手艺人，还算个半拉子庄户医生。女人前年没了，跟前剩个十一岁的儿子留孩。他起早挂晚，门里门外，小小的柴门院收拾得特别刮净，几亩山沟地侍弄得格外熨贴。遇上阴天下雨，一双手也闲不住，不是编筐织篓，就是从光崖上扛回几块大青石，大的做成拐煎饼的小磨，小的鑿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白子，拚上牛力挑到官亭镇十字大街，好歹也能换回几升黑豆来。地里活儿松闲了，他就把块生牛皮护到小腿和脚背上，提个小镢头，一个人进深山野岭去刨中药。山里人看他识得药性，遇上扭筋伤骨、蛇咬虫叮，就到门上求他治病。他是个透灵人，给病人捏捏攥攥、问问看看，几味草药下去，却也常常药到病除。这一来，名声顺着草皮飞，这汉子变成山沟里的庄户圣人了。

现在，石太平披件旧布衫，腰缠一条青布围腰，肩上扛着镢头和扁担，朝村外走去。

留孩提个小瓦罐走在身后。这孩子喜眉俊眼，脑门上留着



一撮毛儿盖。他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着鸟叫。逗得一群山雀从对面山梁上扑过来，又“吱吱喳喳”叫着朝老林里飞去了。

突然听到峪底传来一声小孩子的喊叫：

“不投降？好小子，你等着！”

留孩抬头望去，认出那是二叔家的弟弟石头。小家伙一手拊腰，一手提把短把镰刀，点划着面前一片野树棵子，正在训话。留孩来到跟前，他也没有发现。

“老实站好！”石头朝一丛刺蓬棵吼道，“你是东洋鬼子，跑到咱柳泉峪干什么？……看刀！”他断一挥手，雪片似的镰刀在半空里一闪，刺蓬棵早齐崭崭拦腰截猛，残枝败叶滚到了脚下。

“还有你，一条汉奸走狗！”小家伙又指向一棵野酸枣，“你还敢牵驴吗？还敢抓鸡吗？还敢杀人放火吗？……什么？你要投降？……好！饶你一条狗命！”可又突然扬起镰刀，“不行！得留下你一只走狗耳朵！”说着，猛一挥手把它一条枝杈砍了下来。

突然，他尖叫一声，飞身冲上崖坡，指着一棵藏在乱石后面的歪脖臭椿，喊道：

“好，潘彪！藏到兔子窝里也得把你抓出来！……怎么？你

要投降？投降也不行！八路军宽大俘虏，可就不能宽大你潘彪！”

只见石头把镰刀抡得上下翻飞，呼呼山响，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乒乓二十五，早把臭椿棵子劈了个一塌糊涂。然后，又咬着牙根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把残存在土里的树茬子，砸了个稀巴烂乎。

“嘻嘻！”留孩笑了。

石头发现了留孩，问道：

“留孩哥，你上哪？”

“上策篱坪去刨地瓜！——你哪？”

“打柴嘛！”石头说：“咱姐上虎头崖了，叫我在这里砍点树枝子！”

留孩不由睁大了眼睛：“冬梅姐上虎头崖了？”

“嗯呐！”石头点点头说，“那里有半人高的野荆条子！”

留孩摇摇头，说：“她好大胆，那里有狼呢！——撒谎我变个小！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七只狼，头里一条大家伙，象个队长，后面的排成一行走着。大狼‘呜’地叫一声，七条狼就一齐站住！——你知道，那是它喊口令呢！”

石头眨巴一下眼皮说：“不怕，咱姐那把柴刀，磨得可快啦！不用说狼，潘彪的头也能剁下来！”

留孩向前凑近一步：“听见了没？前儿过晌虎头崖上开火啦！”

石头点点头：“听见啦，子溜子唧溜唧溜的。”

“冬梅姐回来，告诉她不要再去啦！”留孩大人似的说，“再碰

上开火，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正说着，突然从前面山路上传来石太平的喊声：“留孩——！”

留孩抬头一看，爹已转过山口，就离开石头，急急追了上去。

“我也帮你去刨地瓜！”石头随后跟了上来。

不一会，两个孩子越过沟壑崖坡，穿过树丛草棵，气喘吁吁来到石太平面前。

石太平望望石头说：“把你砍的那树棵子捆起来，背着回家吧！”

石头瞪起一双黑眼珠，骨碌骨碌望着大伯，不说话。

“你在这里咋咋呼呼干什么？”石太平四处瞄瞄，压着嗓子生气地说：“人家躲还躲不迭呢，你倒是故意扯旗放炮、招风惹草，在头上贴个贴儿！要叫潘彪听见，那还了得！那家伙没缝都下蛆，正支起鼻子满山嗅呢！”

石头一声不响。

“你冬梅姐也是，怎么不知道管着你些儿！”石太平叹口气，轻声说：“这两天风声挺紧，告诉你姐，没有事少出门！——快回家吧！”

石太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留孩俯在石头耳朵上说：“回去吧！等我给你做杆真枪，能打洋火的！”

“真？”

“真！用核桃木做枪托，子弹壳做枪筒！”

“你有子弹壳吗？”

“碰上好运气，兴许能弄到一个……”

石头这才点点头，笑了。他站在山路旁边，一只赤脚搓着另一只赤脚上的泥巴，眼巴巴望着大伯和留孩朝茆篱坪越走越远了。

原来这柳泉峪一带是个边缘区，国民党土顽头子汪洪元占着这块地盘。向南十八里翻过九顶山就是咱八路军的根据地，向东十八里的官亭镇上安着鬼子据点。鬼子汉奸三六九地进山“清乡”，到处杀人放火，牵牛抓鸡。鬼子前脚走了，汪洪元那些歪带帽子斜楞眼、提溜着一根根弯弯木头的灰皮子，又瞅个冷子溜进村来，拿着二指宽窄，盖着“汪司令”大印的催粮条子，敲骨吸髓，剥皮抽筋，逼着庄稼人慰劳他们这些“抗日将士”。可听到十八里以外鬼子据点里打个喷嚏，他们早就穿上兔子鞋，没影了。

今年一割倒秋庄稼，敌人就开始“扫荡”，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凑集了几个师团、几个混成旅，加上当地的伪军，共五万余人，扬言要打进南沂蒙根据地，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战。“扫荡”由平原转向山区，由边沿深入腹地，号称“铁筒包围阵”。沿着官亭镇进山的大路，鬼子黄乎乎一片，蝗虫一样压进山来。国民党五十一军整批整批投了日本，换上二鬼子服装进山“扫荡”去了。潘兰田的儿子潘彪原是汪洪元手下一个副官，也撕下“抗日救国”的旗号，当了官亭镇汉奸队中队长。青石崮下几条山峪里三十六个大小村庄，也都纷纷成立了新民会、维持会，建立了日伪政权。潘家的帐房先生潘白眼，原是柳泉峪国民党的伪保长，如今换了名号，变成日伪村长兼维持会长了。

最遭罪的自然还是庄稼人。牛被拉走，粮被抢光，有的连房子也被一把火烧个秃溜平。连石太平这样的干活迷，过了霜降啦，篱笆坪那二分地瓜，也还没有心思去刨回来。

山里的深秋，早晨已是冷飕飕的了。石太平爷儿俩在山路走着，一个人也没有碰到。

“留孩，”石太平小声说：“这几天潘彪不断带了便衣回庄转悠，你得长点眼色，别有事没事跟石头在一起玩了！”

留孩说：“怕他哩！等八路军过来，头一个先宰了他！”

“就你本事大！”石太平火刺刺地。

留孩不吱声了。爷俩走了一阵，留孩又问：“爹，人家都说俺二叔当了八路军，是真的吧？”

“谁说的？”石太平立楞起眼睛。

“街上都说呢！”

“别听他们嚼舌根子！——你二叔是下了关东，在关东山伐木头！”

留孩眨巴一下聪明的眼睛，又说：“那你为啥不叫我跟石头玩啊？怕什么呢？”

庄户医生让儿子一句话顶得回不过嘴来，就叹口气：“小小孩儿家，别管这些了！快走，刨地瓜去！”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阵，留孩又说：

“昨天过晌金库说，他爹还要带着汉奸队来搜山，山里藏了个八路军的伤号呢！”

“什么？”

“金库说的，说那伤号是个女八路……”

这金库是潘彪的宝贝儿子，人不大，却跟他爹学了一肚子两肋巴坏水。石太平不等儿子说完，早气得满脸通红，赶上一步，叉开五指，朝留孩脸上打了一巴掌，一边骂道：

“单打你这个没有耳性的东西！好鞋不踏臭屎，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偏偏跟这个东西在一起搅和？”

留孩脸上被打得火燎燎的，哭着说：

“谁跟他一块儿玩啦！我在棘子地里逮蛐蛐，听他在路上跟别人吹呼，我隔他半趟子地呢！”

庄户医生这才明白，是自己一时性急，错怪留孩了。但这位老子并没有向儿子认错的习惯，又听他说：

“没在一块儿玩就好！这一家子，老辈里没长一根顺溜筋骨，肚里藏着巴豆蒺藜，死了狗都不吃！以后记着，隔他远远的，听也不要听他放的什么狗屁，别叫他熏臭了耳朵！”

儿子不服气地轻声嘟囔着。

又走了一阵，石太平突然又问：

“他没说抓没抓到那个八路军啊？”

“不知道！”留孩气哼哼地。

“没说那伤号在哪道山梁上啊？”

“不知道！”留孩头也不抬。

石太平知道儿子还有气，就自言自语地说：“想得倒好！八路军自凡来，能等着他抓啊？前天在虎头崖打了半过晌，汉奸队临走摘了好几副门板抬死尸！要有八路伤号，他当时不抓，留到现在啊？这些东西，净是吹牛扯谎，给自己壮胆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用说真牌八路军，就说你们陈老师那个八路嫌疑，

潘彪带着一个班的人马，支上那机关枪，抓着啦？哼！……”

猛一抬头，来到箴篱坪了！

山梁上，随着山势开出一小块地，活象一把箴篱。箴篱把上，箴篱头上，石板空里培起几条土埂，栽着几百墩地瓜。瓜蔓见了霜，焦黑焦黑，瘦筋巴巴；瓜叶脱落下来，刮得满处都是。石太平连个地头烟也没吸，就动手刨了起来。

日头一杆子高的时候，爷儿俩已刨了一半。石太平停下来，找个背风的地方，掏出火镰火石打着火，点起一把野草，烤了烤带来的黍子煎饼，啃一口大葱，嘴对着小瓦罐喝一口已经冰凉的高粱糊糊，爷儿俩吃起早饭来。

“蝈蝈蝈……”突然，从不远一个秫秸丛^①那里，传来一阵蝈蝈的叫声。

这是一只油绿的嫩蝈蝈，背上的小翅一闪一闪，象两片翠绿的镜片。不用说，留孩立即给蝈蝈的叫声弄得心里痒抓抓的，只见他扔下煎饼，蹑手蹑脚地奔了过去。

等他赶到跟前，那蝈蝈忽然后腿一蹬，钻进秫秸缝，逃走了。

留孩当然不能放过它。他拉开一捆秫秸，立即钻了进去。

秫秸丛中间的空地有半间草棚那么大，平展展地铺着一堆干草，仿佛是哪个放牛的孩子曾在这里睡过午觉一样。而且，真想不到留孩有这样的好运气：只见草堆旁边竟然大模大样地躺着两枚闪闪发光的子弹壳！

留孩惊喜地欢叫一声，仿佛怕它会突然施出魔法钻进地里

① 秋收以后，高粱秸临时竖在地头上，留待农闲时再搬运回家。看去象搭起的一个个小棚。